

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两口“窑”，它们会左右我们的一生一世。

那些抹不掉的文化符号



包光潜

窑的辩证法

张家山有两口窑。一口窑是把石头烧成，一口窑是把泥烧成石头。

把泥烧成石头的窑就在双河小学校园里或隔壁，因为没有围墙隔离。窑与教室相距二三米远。下课铃一响，我们立马占领窑洞制高点。在窑顶上采摘树枝，编织荆环，戴在头上，唱一条大河波浪宽……甚至趁人不备，在窑顶孔里撒泡尿，或淋漓尽致，或滴滴答答，窑洞里必然传出女孩子的叫骂声——老师干预也没用，该去的时候还是去。烧窑时，青烟缭绕，随风飘荡，虽然没有天上云朵漂亮，却也不停地变幻着形状，让我这个孤独的男孩子展开了想象的翅膀。想象力的培养或许就是从这种形态变化中开始的。歇窑时，窑门是敞开的，男男女女都拥到窑洞里玩耍。窑洞的顶端泄流一线亮光，斜斜地照射到窑内，但还是有很多的区间阴暗，有时，窑洞内的热度尚未散发，呆在窑内感觉很温暖，只是有一股焦灼的气味，另外空气中含有过量的二氧化碳，对身体不好。偶尔不适当，也没人懂得其中的文化道理，就连老师也未必懂得。不过，乡下孩

子的生命很顽强，一有异样便离开窑洞，到空旷的地方呼吸一些清新空气，不适的身体很快就调整过来了。

离窑不到10米远的地方，是制作砖瓦的厂棚。它们连成一片，相互连通，长20余米。厂棚是杉木支撑的，棚顶盖的是张家山随处可见的芭茅草——这种草的边沿似锯齿，很刺手，其嫩苗是耕牛的美食。每年春耕时，村民们总要上张家山割芭茅草的嫩苗，喂牛。

制砖瓦的师傅，大多来自外乡。本乡本土的人，或不屑，或不擅这门技艺。师傅们腰间围一张灰白色的裙，直拖到膝盖骨的下方。接泥既是一门技术活，更是体力劳动，把生土摊成泥，需要一段时间，用力要均匀，方向要准确，这样才能事半功倍。接好的泥，上案，用钢丝绳切割，再将熟泥片贴到桶状瓦模上，不停地旋转、挤压，令其厚薄均匀，最后压制瓦片的分界线，待晾干后，轻轻一拍，即成四块瓦片。制砖似乎要简单点，将接好的泥使劲地朝砖模中一撮，再用力抹平，松开砖模即可。

这些大致的流程，都是我们课间休息时，悄悄地进入棚内观察的。虽然不一定看出其中的奥妙，但在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把石头烧成泥的窑，离学校要远一些，大约三里路，那地方叫小坑。我上初中时，小坑曾是我们半工半读的学校。说实话，对这口窑，我们很多人只是发挥想象力而已，很少有人走三里地到窑中观察一番。即便路过，也只是瞅上几眼，谈不上什么深刻印象；即便愿意驻足观察，也未必得到窑工们的许可。这种窑，烧制的时间比较长。先是炸取石灰石（小坑属于喀斯特地貌，到处是岩洞，石灰石的蕴藏量很大），然后将石灰石填窑，封窑，再加足柴火烧窑。

开窑由经验丰富的窑主说了算，每一次烧窑的时间都不尽相同，这要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。出窑的产品叫生石灰，块状，一沾水就放热，变成泥灰，通常叫熟石灰，是涂抹墙壁的好材料。小时候，我曾多次将生石灰填入玻璃瓶中，用胶泥封口，口中插入一根小竹管，石灰弹算是大功告成了。将石灰弹扔到水塘或水沟的鱼群中，水便通过竹管进入瓶内，与生石灰发生化学反应，产生大量的热，骤然膨胀而爆炸。如果旁边有鱼的话，那自然是在劫难逃。

这些都是往事了。现在回家，路过小坑和双河小学，再也看不到这两口窑了。但我时常想起这两口窑，它们既是对立体，又是矛盾的统一体，和谐地留存在我的记忆里。把泥烧成石头的叫砖瓦窑，把石头烧成泥的叫石灰窑。每个人的生活中都有这两口“窑”，它们会左右我们的一生一世。

窑，我们很多人只是发挥想象力而已，很少有人走三里地到窑中观察一番。即便路过，也只是瞅上几眼，谈不上什么深刻印象；即便愿意驻足观察，也未必得到窑工们的许可。这种窑，烧制的时间比较长。先是炸取石灰石（小坑属于喀斯特地貌，到处是岩洞，石灰石的蕴藏量很大），然后将石灰石填窑，封窑，再加足柴火烧窑。

开窑由经验丰富的窑主说了算，每一次烧窑的时间都不尽相同，这要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。出窑的产品叫生石灰，块状，一沾水就放热，变成泥灰，通常叫熟石灰，是涂抹墙壁的好材料。小时候，我曾多次将生石灰填入玻璃瓶中，用胶泥封口，口中插入一根小竹管，石灰弹算是大功告成了。将石灰弹扔到水塘或水沟的鱼群中，水便通过竹管进入瓶内，与生石灰发生化学反应，产生大量的热，骤然膨胀而爆炸。如果旁边有鱼的话，那自然是在劫难逃。

这些都是往事了。现在回家，路过小坑和双河小学，再也看不到这两口窑了。但我时常想起这两口窑，它们既是对立体，又是矛盾的统一体，和谐地留存在我的记忆里。把泥烧成石头的叫砖瓦窑，把石头烧成泥的叫石灰窑。每个人的生活中都有这两口“窑”，它们会左右我们的一生一世。

一座叫灰的山

每次返乡，路过灰山，我都要抬头张望，这已成了一种条件反射了。

灰山不高，海拔不过百米。山体多石灰岩质，土壤稀少，树木不盛，杂草丛生。典型的喀斯特熔岩地貌，洞穴较多，最大的是燕子洞，终年阴气森森。我进去过一次，里面有太多的“燕老鼠”，即蝙蝠，吱吱的叫声令人梦魇缠身，且粪便横流，气味刺激，叫人窒息。其他小洞穴倒成了我们躲猫猫的好地方。最小的只能藏一个人。这么一座其貌不扬的小山头，名气却不小。那是它的历史文化底蕴，而是它所蕴含的矿产。安徽省铜陵812地质勘探钻井队，驻扎在灰山脚下好多年，许多热血青年将自己的美好青春献给了这块土地。

记得灰山脚下除了工人的住宅外，还有成片的工棚，里面整箱整箱地盛装着钻探出来的矿石样本。它们圆柱形，长短不一，很沉重，上面还有红漆书写的字符。箱子叠摞在一起，一排排的，很高，有如鸽子笼。对于我们这些乡村少年来说，它们非常神秘。有一次放学回家，我们几个同学壮着胆子潜入工棚。有人站岗放哨，有人钻进“鸽子笼”，用早先准备好的木撬子撬开木箱，取出矿石标本，放在手心上沁人心脾。这大约是初夏时节。

记灰山脚下除了工人的住宅外，还有成片的工棚，里面整箱整箱地盛装着钻探出来的矿石样本。它们圆柱形，长短不一，很沉重，上面还有红漆书写的字符。箱子叠摞在一起，一排排的，很高，有如鸽子笼。对于我们这些乡村少年来说，它们非常神秘。有一次放学回家，我们几个同学壮着胆子潜入工棚。有人站岗放哨，有人钻进“鸽子笼”，用早先准备好的木撬子撬开木箱，取出矿石标本，放在手心上沁人心脾。这大约是初夏时节。

编者按
土窑、砖瓦，填河造田、劈山造字，曾经的风景，如今却成了许多人的心中永久的记忆。社会在发展，时代在变化，曾经把泥烧成石头、把石头烧成泥的循环反复，或许已经成为往事，然而，砖瓦匠的手艺、土窑里的味道，都深深地镌刻在人们心里，成为一种文化符号，同那个时代一起埋进岁月的风尘中。

赵春青画

欧阳

周末去母校，看见图书馆后面的小操场又有踢球的身影，想到儿子声称每周都在教小孩子踢球，脑袋就跟着脚步移了过去。

近到场边，眼神却被场地西侧的一群喧闹人群牵了过去，原来是新建了一面用于攀岩业务的高墙，有人正在墙上努力攀爬，众多的人则群拥在周围，或挥胳膊隔壁使劲，或气昂昂张嘴送出鼓励的精神食粮。

这一幕使我想起一桩旧事。年轻的时候去武夷山，隔日顺江竹排上观赏巨石崖景色，和风煦日里眼眸散漫随心。忽然，游走的眼光被固定在了一巨崖中间，一彩色人正谨慎地贴附在山崖中段。在大家的诧异声中，竹排哥说是老外在攀岩，此景偶或出现。什么保护措施都没有啊？哪里有，你们看得见啊。

多危险啊，要是失手掉下来……真是不敢想象。“老外就是疯子。”同行的老哥感叹道。

攀岩在国际上已有正式比赛，在国内也已跻身时尚运动。安全第一是不用说的，各种保护措施完备，随便“失手”，高处的您绝不会轻易摔倒到坚硬的地上折损了骨头、或者柔软的皮肤。

不过，尽管如此，外佬的“疯子”秉性似乎没有多少改观，并且出现了部分国人被传染的迹象——这些家伙们嗜好野外攀岩。虽然各种设备不断改进，但就此类野地里的运动而言，风险系数并没有降低多少。

爬上去又能怎么样？冒那么大的风险，图的是什么？确实是，只有无视生命宝贵的疯子才干这事儿。

问题是，人们小心护佑着宝贵且短暂的生命意欲何为呢？

是为了更长寿。多吃几口珍惜异馔可能不是主人的梦想，老百姓条件差、见识短，不思千金裘，守望荤腥肉糜也是很好的追求，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玩意儿。总之，人生短暂，需及时行乐。

这应和了国人对生活的理解：吃的更好，穿着更奢侈，才是生活更好的证明。即便没那么狭隘，若论及过一种有品位的生活，这些景象当然不可或缺。撇开一个人转瞬即逝的生命局限，形而上地来看生命的意义，构建自

生命的品味

己、后代或者是群类集合整体更舒适的生活，成为我们最直接的现实目标。为此，一些时候也不得不面临性命之忧，诸如人为财死的惨剧。不过这些更多的是寻求基于享乐的手段，而不是目的，和外佬所为有较大的不同。

就说攀岩吧，看起来纯属寻找刺激，俺也这样觉得了很多年，直到后来才感悟到，实质上那是不同人生观之下对生命品位的另类解读。

电影《垂直极限》呈现的似乎就是这样的故事。主角的父亲因为攀岩失去了生命，儿子彼得因此在心里留下了阴影，使之放弃了登山运动，直至妹妹安妮在挑战K2峰进程中陷入困境。为营救妹妹，彼得不得不不再披挂上阵，在挑战暴风雪中，也在挑战自我的极限中，他克服了外界的险恶，也击败了束缚自己的枷锁。

生命的意义可能是一个虚妄的概念，即使你想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，环境、社会、抑或是长者们未必会将您当作不可或缺之物。自私一点摸摸自己的事儿，挑战自我、超越自我焉知不是更好、更现实的选择，就如食、色的定位，这也是一种品位，归到生命的品位也无妨。

甘宁说，吾为上将(过着有品的日子)，尚且不惜命，你们这些碳水化合物填肚子的家伙(穷鬼日月是无需留恋的)焉能不用命向前？！比较起极限(不可能)的挑战，如肌体机能的进阶——运动员，或者是神智、心灵的突破——科学家、思想家等，甘宁表述的文化认同也不能说

那么，生命呢？个体生命的证明，或者是品位也是如此吗？

朴素感官的愉悦满足彰显更多的是动物性特征，耗子整天里费尽心思奔忙美味，老虎绝对不会去想怎么超越自己，当然，锦鸡可能用心更多的是身上的彩色羽毛，就如人殚精竭虑的服饰梦想，人如若要摆脱这些遗传下来的基本基因，仅仅把这些欲望转换成文明符号显然起不到太大作用，也许在这个羁绊您的环境里琢磨并且努力去挣脱枷锁，去战胜肉体、心智加诸于己的困境，才会有区别于动物的人样。

消费怎样的生活是个人选择，一生的度过如何才有味道？是平安被饲养，还是表达出超越掣肘身心的存在，恐怕不是活的更长寿这样的理念能解答的。

追逐生命的品味，还是沉湎于动物性的满足？答案忒复杂了，也许外佬只是真的把个人当人了。

自然界的景色和内心的强烈情绪结合起来，将自然之境与社会现实融为一体。自然意象、人生磨砺与社会情怀相融合成就了闻立鹏油画艺术的审美品格，而所有人事沧桑、社会变革与内心的历练都如刀刻般成为画布之中的意象。闻立鹏还将他的十余件代表作品无偿捐献给了中国美术馆。

(周倩)



人生的尴尬——IG的大脑装了2G的烦恼。

赵春青画

穿越百年的街市

那间，尘世间的种种喧嚣，通通被抛诸脑后。

历史仿佛就此停住了脚步。在这条500多米长的江南传统街巷，分布着甬桥、古凉亭、古圣殿、马头墙、古戏楼和各处河埠头，单以风景论，不输江南六大古镇。我屡次经过南塘，戏楼上都是空空荡荡的，不见戏，不见人，然而转念一想，“人去楼空”未尝不是一出人生的大戏。就像时光走远了，遗留的古迹依旧能给后人许多怀想。

在南塘，一片水域，一座桥梁，皆可供人怀念。沿街密密麻麻地分布着许多青墙乌瓦的雕花小楼，一物一景，皆如旧时模样，留存着一片街市从前的记忆。人于其间行走，一如身在明清。雕梁画栋之间，成了后人消磨时光的好地方。

听一位久居这里的老人说起，自打南塘老街修复以来，每到傍晚时分，附近的人们常来这里散步。周末和传统节日尤其热闹，熙熙攘攘的都是人。我到南塘老街亦有许多回，且每回到访的感受不尽相同，唯一相同的是看着青砖墙、石板路、木排门、花格窗，但觉临街风景充满了情怀，不由想起方文山作词的那首《小小》：“回忆像个说书的人，用我们穿过广场的同时，便好似穿越了百年，刹

那瞬间，尘世间的种种喧嚣，通通被抛诸脑后。

历史仿佛就此停住了脚步。在这条500多米长的江南传统街巷，分布着甬桥、古凉亭、古圣殿、马头墙、古戏楼和各处河埠头，单以风景论，不输江南六大古镇。我屡次经过南塘，戏楼上都是空空荡荡的，不见戏，不见人，然而转念一想，“人去楼空”未尝不是一出人生的大戏。就像时光走远了，遗留的古迹依旧能给后人许多怀想。

在南塘，一片水域，一座桥梁，皆可供人怀念。沿街密密麻麻地分布着许多青墙乌瓦的雕花小楼，一物一景，皆如旧时模样，留存着一片街市从前的记忆。人于其间行走，一如身在明清。雕梁画栋之间，成了后人消磨时光的好地方。

听一位久居这里的老人说起，自打南塘老街修复以来，每到傍晚时分，附近的人们常来这里散步。周末和传统节日尤其热闹，熙熙攘攘的都是人。我到南塘老街亦有许多